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
第九十六回 造酒借花兩試仙法 藍關秦嶺九度文公

卻說韓愈聽湘子再三勸他修道，心中勃然大怒，便命人拖進去，交與他母親徐老夫人收管。此時的徐夫人，卻已深信湘子得道是真。他本是很明大體有才幹的人，倒也不肯怎樣強留湘子，只對他說：「你叔叔望你成人立業，也是他長輩分內之事。你既能修仙成道，也算各行其志。我也不必一定聽了你叔叔的話，強你所難。但有一句話對你說明，你既是有神通有力的人，雲來霧去，到東到西，原不算一回事兒。此後務要常常回來，看看你這老娘，等我大限到來，瞑目不視，那時任你的便，來與不來，均由你自己作主便了。」湘子道：「娘請放心，道門中最重忠孝。孩兒要沒有母親的心思，怎能回來探望母親。此身不與禽獸無殊嗎？我那兩位仙師，又怎肯收我為徒呢？母親盡管放心，只要孩兒刻苦上進，再過幾年，前程未可限量。到了孩兒昇天之日，母親一定還在世上。孩兒還要度母親出世，共享長壽之福哩。」夫人聽了，也是歡慰。湘子見點醒叔父無效，仍回嵩山而去。

自此又過了幾年，每隔二三年，必定回家一次，顯些非常靈應給他叔父看。無奈韓愈是天生硬性的人，憑他說得天花亂墜，做得活靈活現，他卻毫不動心，仍舊做他自己的事業，也不把湘子看在眼內。湘子卻也堅毅不回，必要度他成功。一直點化他七八次。至第八次上，適值韓愈八旬大壽，湘子順便祝嘏，再回家門。韓愈自顧年高，見姪子遠來，心中一感，不覺把平日厭恨湘子之心輕了一大半。到了開筵之時，也命他入席代主，和一班公卿賓客談話。眾人知他真是有道神仙，一個個欲叨求些長生之道、卻老之方。湘子也滔滔不絕地把些淺近易行有益身心之法，隨意傳授一些。這樣一來，反激起韓愈的怒憤，說湘子不應在自己面前講出這等邪說。便召了上去，問他道：「你口若懸河，當著許多尊長面上，任性胡說。究竟這幾時，你在外邊學點什麼功夫？」湘子聽了，隨口吟道：

青山雲山窟，此地是吾家。
子夜餐瓊液，寅晨嚼絳霞。
琴彈碧玉調，爐煉白硃砂。
寶鼎存金虎，芝田養白鴉。
一瓢藏造化，三尺斬妖邪。
解造逡巡酒，能開頃刻花。
有人能學我，相與看仙葩。」

韓愈怒道：「這廝一派狂言。」眾賓都道：「既出大言，必有本領。令姪歷顯奇應，我輩無緣得見。今日恰喜相逢，何妨就請他顯些神通，給大家開開眼界，增長知識。」韓愈因道：「他自言能造酒開花，就叫他一試。」湘子笑道：「這些不過是小道術，於真正大道無關。姪兒謹遵金諭，為酒以壽叔父，開花以娛佳賓。但姪兒所望於叔父的，卻在彼不在此。若專以此等小事誘惑叔父，真成大不敬了。」韓愈道：「你盡口說，也是無用。何不快做出來？」

湘子不答，命人取一空缸，置於庭前，上覆一幕，彈指三下，唸唸有詞，揭幕露缸，果然滿滿的一缸美酒。湘子先奉韓愈，隨後陸續奉上眾賓，笑道：「列位大人，貧道此酒不比尋常，乃仙府玉液呀！無論何人，飲得一杯，壽延一紀，痼疾可除。」眾賓爭著飲訖。湘子指定上席幾位上賓說道：「某大人，某尚書，公等尊體原有某種老病，如今可就痊癒了。」別人聽了，還不覺得，只有一位劉大人，得有氣喘之症，一杯入肚，立刻痰盡氣平，心胸安適起來，方才大聲對韓愈說道：「韓大人，你這位令姪，真是有道神仙。別的不說，單道他賜的一杯仙酒，已把小弟半生疾病立刻除去。豈非神仙妙道？」

原來韓愈年來身體日見衰弱，常有腰骨酸疼之患，更兼耳聾眼花，已有多多年。自飲此酒，立刻眼大亮，耳官復聰，而且腰骨爽健，舒適無比，心中也正感動。聽了劉大人的話，不覺也點點頭，反朝湘子一笑道：「這倒是難為你了。可再把開花之法做出來，與列位大人佐酒。」湘子遵命，問眾人愛看什麼花？眾人故意說了幾種已過時令的花。

湘子作難道：「這等花木，死的死了，痿的痿了，一時哪裡去找這種子來呢？」韓愈喝道：「可見你說的一半還是胡言！」湘子笑道：「叔叔不要性急。今天是叔叔大壽之期。姪子遠道趕來，是為的什麼？若區區玩藝兒都不替你弄到，未免太不誠敬了。世上既然沒有這等過時的花，只有向王母園中借來一用。」韓愈問道：「王母園離此多遠？」湘子道：「若講路程，縱然駕雲而去，也得三年五載。要如凡人兩隻腿子趕路，就得二三十年。但神仙境界，以無作有，似實皆虛。靈山即在靈台，仙境只是方寸。姪兒看得世界之外，世界之中，無一處不在眼前。王母園中，也只是門外門內罷了。」說罷，出至庭外，向空一招，眾人俱聞，呀呀幾聲，飛來許多白鶴。湘子笑道：「不怕列公見笑，這全是我前生道侶，如今叫他們借花去。」眾人俱稱費心。

湘子對一群白鶴吩咐了幾句，眾鶴齊飛，高入雲表，轉瞬不見。湘子又入席與眾共飲。一會兒，又聞鶴聲嘹亮。大家都到庭外，仰首一望，只見無數白鶴，帶來萬種名花。湘子笑道：「這是王母照應貧道，因派去的鶴不敷負擔，特地派他園中仙鶴伴送回來。」一語未了，眾鶴都飛集庭院，就地一滾，一個個變為眉清目秀的童子，幫著將攜來的名花，一起搬入大廳。眾人看去，有各地特產的花，有四季不同的花，還有許多為人間所未見，顏色繽紛，清香滿室。中間一大盆碧色花朵，狀如牡丹，其大無比。花間閃閃有光，現出兩句詩來：

雲橫秦嶺家何在？
雪擁藍關馬不前。

韓愈問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湘子道：「這是說叔父將來之事。天機難泄，姪兒不敢預言。橫豎叔父記在肚裡，將來自有應驗的。」當下湘子見叔父已有信道之意，當於席散之後，又苦苦地勸了一會兒。無奈韓愈俗情未了，仍是不能聽從。湘子只得說了一聲：「珍重後會。」自回嵩山去了。

自此又過有一年的光景，韓愈因諫迎佛骨，得罪遠戍，謫降嶺南潮州地方。限日起身。韓愈隨帶兩名家丁動身。行至一處，錯過宿頭，天又下大雪，渾身冰冷，腹中又饑，老年人到此境象，真有些支持不住的情況。看那兩名家丁，相抱相摟的滾在一棵樹下，不但不來照顧主人，還在那裡口出怨言。韓愈不覺仰天長歎道：「我韓某一生忠直，篤信聖道，為何暮年遭厄，落到這等地步。」只聽兩個家丁大呼道：「大人不必口出怨言。好好在朝為官，因甚發出狂言，激怒聖上，分明是自討苦吃，今日之下，應受這等慘報。只可憐我倆托居宇下，原想安家克業，得些好處，誰知好處不曾得著，反跟你吃這等苦頭。前去路程甚遠，潮州又是有名的煙瘴之地。我們受你多少恩德，卻來陪你吃這等苦頭，那也太犯不上了。大人啊，如今只好對你不住，請你獨自上道。我們家中老的老，小的小，都靠我們養活，萬不能為了大人，送了自己一家的生命。只好各走各的路去了。」

韓愈聽了，大驚道：「你倆一去，丟下我這老兒，不是餓死凍死這路上麼？」二人聽說，都冷笑道：「你倒說得好風涼話兒。你只曉得你做老爺的性命要緊，可也想到我們做下人的，性命更比你重要麼？」韓愈聽他們這般無禮，回思自己一生，從小到老，從不曾薄待下人，尤其隨來的二人，他們的父母都在府中當差，可算兩代世僕。打從自己父親到本人手裡，對他們除了分例工銀之外，連他們娶婦成家，都歸府中擔任賞賜。此次謫貶潮州，特地挑選他倆跟隨，也就因他們的關係較深，主僕情分較厚，大家可以放心一點。哪知他們如此禁不起凍餒之苦，稍逢不幸，就這般當面咆哮起來。可見世上人心，真個太靠不住了。

想到這裡，只得先向他們情商了一回。商量無效，自己也大動肝火，禁不住一陣痛斥。不料二人存心反叛，善言相求，尚且不理，何況加以怒罵，二人更不肯受這口氣，便把韓愈行囊挑了起來，道聲失陪，落荒而去。韓愈情知追趕不上，便趕上了他們，也休想追還物件。而在此雪海冰天，前不靠村，後不落店的所在，真所謂饑寒交迫，疲乏不堪，進既不能，退又不得，眼看著一片汪

洋，盡是雪花迷漫。極目四望，數□里平坦無垠。除了陪伴自己的一匹白馬，還算二賊留情，不曾劫去，此外就再瞧不見一個動物。至於人類，更休想得見了。韓愈處此進退維谷之境，自度精神體氣，萬萬挨不過這一夜冷酷光陰。而且過了一夜之後，是否得見村落，和前進路程如何設法可能到得潮州，都是一無把握之事。想想自己偌大年紀，終不成還去乞食人間麼？窮困固人所不免，但自問決到不了潮州，與其吃盡苦楚，仍舊不免客死，還不如早求一死，倒省些零星災難。

話雖是這麼說，此時天色已晚將下來，對此白茫茫一片，極目無涯，即欲尋死，還不知要如何死法，才能死得迅速，死得乾淨。躊躇多時，簡直沒有辦法。無聊之中，策馬再進。哪知馬也不勝寒威，蹙於地上，再也不肯起來，連它的主人，也被掀入雪海之中，一動也動不得了。韓愈此時，倒也不甚悲苦了。他想，同一客死，橫死，與其死於刀，死於藥，死於縊，死於溺，倒真個不如死於雪來得清白而潔淨。況且身為大臣，寧受國法之誅，斷不能效匹夫匹婦之自經。如今得這般自然的趨勢，死於雪堆之下，豈非死得其所。於是咬定牙關，閉住雙目，不管拳大雪花打在身上，淒厲朔風吹破面龐，還有那白馬哀嘶之聲，也如充耳不聞，一味地靜候大限到來，便把殘生送了。

哪知天下事自有定數。數不當死的人，便是虎口之中、萬刃之下，偏會保存性命。這韓愈既是上界有職的神仙謫貶凡塵，所歷慘劫，至世而極。按之否極轉泰、剝極乃復的定理，當他極苦之時，正是轉機之時。縱令他刻意求死，又如何死得了呢？

當下韓愈在雪中蟄伏多時，天色已經深黑，又在大雪之中，還是白茫茫地，好似置身水銀世界。實在忍不住了，由不得睜眼一望，咦！奇怪奇怪，分明自己身在雪中，卻為何一下工夫，不見了黑天白雲？而且半天來所經之處，都是一片曠原，並無村舍，這時卻明明身在一間涼亭之內。不但他，還有他同患共難的白馬，也蜷伏在地，喘息有聲。韓愈奇怪極了，還懷疑身在夢中。

一時精神忽振，掙扎著坐起身來，向這間亭子四面一望，咦！這事更蹊蹺了。只見這亭子也不像尋常供人休憩的茅亭。乃是一間很精緻、清潔的房間。室中物件，凡是人家應用的器具，差不多應有盡有，和初次睜眼所見，大不相同。這還罷了，更可怪的，是對面一張榻上，端端正正地坐著一個青年道人。這道人歎息一聲，慢慢吞吞地踱了過來，走到韓愈身邊，猛可地一躬到地，含笑說道：「叔父還記得湘子姪兒麼？」韓愈定睛一看，可不是自己的姪子韓湘子，正立在面前向他笑語咧。方知是湘子施展神通，前來相救。這一歡喜，可真不同小可，敢說自有湘子以來，第一次得他老人家最大的歡心了。

當下韓愈心中感動，熱血沸騰，禁不住抱定湘子，老淚縱橫，哽咽道：「我的兒，我怎能料得到和你在此相見。你我莫非是夢裡相逢麼？」湘子將他扶到榻上，向他連吹三口氣。韓愈頓時黍谷回春，渾身溫暖，而且精神倍長。不但忘了冰雪的災苦，簡直不覺數日來風塵的折磨。隨即起身，走了幾步，因見白馬還在噓氣，大有奄奄待斃之狀。便請湘子替它醫治一番。

湘子也向它吹了口氣，馬也蹙然而起，向著主人點點頭兒，表現它一種死別生離之感。湘子不覺歎息道：「物猶如此，人何以堪？世人為名為利，逐逐營營，到頭來只求壽終正寢，已是大好的結局，豈不可憐？豈不可歎？」韓愈此時已滿覺仙道偉大，滿心都向著神仙大道。回念從前屢次攆逐湘子，心中萬分愧悔。湘子已知其意，少不得慰勞了一番。韓愈便問：「此是什麼地方？」湘子笑道：「叔父不記得花中詩句了？此地即名藍關。」一語未完，韓愈恍然大悟，大聲道：「數有前定，竟如此乎。我還記得你的詩句。如今竟在此地相逢，不可無以紀念。」當就原句吟成一律。因朗聲吟道：

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潮陽路八千。
本為聖明除弊政，敢將衰朽惜殘年。
雲橫秦嶺家何在？雪擁藍關馬不前。
知汝遠來因有意，好收吾骨障江邊。」

從此韓愈一心向道。湘子又引他去見鍾、呂二師。二師向他說明前生之事。韓愈本是絕頂智慧，又兼生有仙緣，自然容易脫悟。修道不過□年，便已明澈心性。後在河南少室山得道，得太白星群的指引登天，朝見玉帝，仍歸本職。這一回事情，就是世上所傳韓湘子九度文公的故事。表過不提。

單說湘子於度脫韓愈之後，又回去度他母親徐夫人為地仙，把自己身上的事情才算完了。於是重回嵩山，把所習玄經，再加研究。

直至北宋時，王之一得鐵拐先生救度，再生人世，為曹太后之弟，名大。大家稱為曹國舅，一心修道，不戀紅塵。鐵拐先生叫呂祖和湘子同去試驗了一回，知他道心甚堅。湘子便留在國舅府中，親自指占點大道。因此發生一件趣聞。未知是何趣聞，請看下回分解。